



萬葉文藝新輯

孤獨者的靈魂

莊瑞源著

萬葉書店印行

萬 葉 文 藝 新 輯

孤 獨 者 的 靈 魂

莊 瑞 源 著

上 海 萬 葉 書 店 刊 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印刷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

萬葉文藝新輯

孤獨者的靈魂

(短篇)

印	發	主	著
刷	行	編	作
者	者	者	者

萬	錢	錢	莊
葉	君	君	瑞
書	甸	甸	源
店			

印翻許不 • 權作著有

總發行所

萬葉書店

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十九號

目次

安息	一
復仇	九
智慧之路	一六
小人物們	二七
孤獨者	四〇
漂亮的女人	四八
故事五篇	七〇
雨	七〇
琴	七四
嬰	七六
酒	八五
髮	九一
主婦	九七
坐汽車	一〇六
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	一二〇

安息

從鹽興，那是說從一個老遠的多山的地帶，背著鍋巴鹽到雲南府來的裸裸們，帶著莫明其妙的，但卻是景仰的心情走上護國路。他們走過護國門的時候，都大約有一種模糊的古老的記憶，他們知道從前的蔡松坡總兵曾經打倒過袁世凱——就是大花邊大洋錢上的那個——那是雲南的體面自然，那是很大的體面，他們走過那道護國門的時候，就知道它是鐵的，並且完全是鐵的。雖然繫上了紅色的摩托油泥，可是如果仔細看看的，確有一些地方生過鏽；拿手指敲它兩下，也能够迸出金屬的聲音來。

不過這個體面是屬於過去的。現在呢，當時的人物也還留著，但已經是十分衰老了。

他們向五華山，那個城廂中唯一的高地走去。在一個適當的街口上拐過灣，便又拐到一條平坦的街上來。平坦的街上，比櫛著房屋和漂亮的門面。整整的這條街都是他的，不應該說這條街上所有的屋契都在那個老頭子的手裏，所有的鍋巴鹽也都是他的，連背鍋巴鹽的那些人們也是由他一個人象養著。這個人到底有多少財產呢？嚇，沒有人算得清！

有時候，有鹽興趁便搭來的信或是什麼的，裸裸們也就有機會從那扇半開的大門探進頭去了。

房子很大，應該也是很漂亮的，可是又老舊又髒，而且連一個人影都沒有。但如果偶然碰上一個裏面走出來的人，便會大聲么喝起來。

「呀！不要進來得！」

不過，看清楚了來人，就變溫和了點，輕聲地問：

「你家哈是搭錢來格吵？」

近幾年來，因為打仗的關係，錢是不值錢了。儘管產業沒有增加，用錢的數目來表示卻越來越中聽。老頭子的錢財，算起來，已經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大數目了，就是因為戰爭在作祟。

這在老頭子覺得自己是在發財，而結果，老頭子便更愛錢。

老頭子現在也許是八十歲，但這個並不重要。身體儘管已經不好，他卻仍是野心勃勃，覺得自己還在走著財運，自己的事業仍沒有達到令人滿足的高峯。他活著，日子過得很謙遜儉省，近於吝嗇，但他似乎非繼續拚命，多弄幾個錢不可。

有時候，他確實覺得太刻苦了自己。想想看，在十來歲的時候，他已經混入迤西一帶荒山中的豪傑羣中，打發過一段日子，後來正式當過兵，跟著浩浩蕩蕩的大軍到廣西去打過仗。以後甚至又重新進過講武學堂，從此步步升遷，自然也歷盡了艱險，曾經做過陸軍修械局局長以及混成旅的旅長，直到他退了伍不幹。這差不多消耗他半生的行伍生涯是自己給自己決定的，一切的局面也是自己單

槍匹馬衝出來的。回憶起來，未嘗不是歷盡千辛萬苦，而到老來，似乎更應該替自己找一點清福了。

事實上他沒有做到這一點，那結果，他時常在一種莫名的苦惱中，有著訴說不盡的感慨。

他有四個兒子，兩個媳婦，兩個女兒和一個女婿。老頭子一味抹煞他們，說他們都是飯桶。這一羣年輕的人比較上都是新式的人物，曾經到過外省的著名大城，看見過一些新的世面，至少，都進過學堂。祇是都有一個好給老頭子抓住的把柄，就是都會化錢，而不知道謙進。

有時候，這一羣年青的人，或是個別地，被老頭子喊去，莫明其妙地挨了一頓訓斥：

「你們家家是何樣的，你們攪啥子名堂給我滾！」

剛被喊去，便又揮手趕開了，到底是爲了什麼一回事，大家都弄不清楚。祇是時候一久，成爲一種習慣，他們知道老頭子祇有這點厲害，還不至動手打人，便也不大在乎了。

經常，這個被稱爲老爺的老頭子坐在一隻搖椅上，半閉著眼睛，心裏卻總是有一點什麼在閃爍；跟他保持著最密切的接觸的是他家中的帳房先生。這個由馬弁提升起來的帳房先生，也已是一個老頭子，似乎在心機上有著人家所及不到的聰敏，他能够凡事叫他的主人稱心滿意，並且平心靜氣地坐下來，談著天。

他們談天的主要資料是物價，天氣，空襲和他們所經營著的各種業務；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鹽興的鍋巴鹽，市區以內的地價，一家電影院和一家運輸公司。這些差不多構成老頭子的財產的全部，

而沒有一樣不是在戰時的畸形發展之下獲得興旺發財的。

這就是爲什麼老頭子的心裏總是有有一點東西在閃爍，並且，這還支持著一個八十歲以上的人，在永不減退的興奮中。他坐在一隻搖椅上，一面聽著各方面業務進展的報告，他能够一面在心裏打起算盤來。在他所染手的各種業務裏，他是一個幹練的總經理，具有著野心和遠見。憑著他是一個有點名氣的地方上的人物，他能够「劃」得開。所以，當他半閉著眼睛，一面聽著帳房先生在談著植物油的將來的時候，居然站了起來，打定主意要收買那家光明植物油廠。這個植物油廠的房屋原是他的，因爲坐落在一個僻靜的地方，加之房屋大而無當，破敗不堪，遂被一個外路人頂了去，加以修葺，開起這個油廠來。地方上雖說有了電燈，可是植物油以及它的副產品卻仍然有很大的銷場，並且植物油還有一個不可限量的將來。

老頭子既然決意要這樣做，似乎就沒有第二句話可說了。

可是初步接洽回來卻不得要領，人家沒有答應。這使老頭子覺得很不痛快，他堅決地說：「我要就要，免得他連這點子都攪丟，啥子東西，阿是想喫下苦處格啦！」

自從說過這句話，好幾天他都有點不痛快，也說不出是什麼道理。

再度接洽的結果又出了意外。這倒不是什麼植物油不植物油的問題，而是尊嚴已經被損壞了的問題。老頭子在從前的軍閥時代就已經是個小頭兒。八面威風，就是現在，各方面仍有著人事關係，

沒有人敢來撞他的路的。他祇好更堅決一點，當然又發了大脾氣。

又一連有好幾天，他的心緒壞到了極點。晚上睡不著，如果睡著了，便做各種各樣的夢。白天精神很壞，飯量也減少了。總之，日子變得灰暗起來，他開始有點失望。他開始懷疑到自己可能再遭失敗。事實上，他所耽心著可能到來的失敗終於來了。在正面受到了拒絕以外並且又從側面來了。新的警告；到現在他纔明白原來對方還有一種雄厚的力量支撐在背後。這力量壓迫著他！

他遭到了這個嚴重的打擊以後，脾氣越發暴躁了，他無法在那隻搖椅上繼續坐上一個鐘頭，但即使在房間中踱來踱去，也並不能把激盪的心安靜下來。他的兒女更時常地被喚了來，被沒頭沒腦地呵斥一頓，又被揮開，完全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

有整整的兩天工夫，他沒有把誰喚進房間去，自己也難得出來。把自己關起來到底是做些什麼，沒有人知道。祇有時聽見他的脚步声，有時聽見他的鼾聲，也有時聽見他的嘆息。

不過幾天工夫，他似乎完全老了，完全是一個八十開外的人，總之，完全變了。

他忽然想起死這回事來！

或者，第一次是在睡夢中意識到死之將至。一隻巨大無匹的白色翅膀的神鷹從遠處蹣跚而來，將在一瞬之間向他奔撲而吞噬了他，他意識到那個冥默的瞬間。

他冷不防來了一陣戰慄，當他這樣意識著的時候。這種戰慄繼續著向他猛烈進迫，直到他的靈

魂不安起來的程度。

他已經有一些時候不曾顧問到各方面業務的情形了。有一天，看見一個猓猓穿過甬道，往門裏探著頭，不覺喚住了他，並且例外地把他叫進房來，問著他：

「格是啥子事體？」

猓猓結著舌頭，說不出話來，但是動作遲鈍地從衣服的夾層裏抽出一封信來，抖抖索索地向著跟前的老頭子遞過去。

那是鹽興搭來的一封信，說著鹽場中發生的一件意外的事。原來在那附近地帶有人企圖要壟斷密業，燒石灰和炭。現在正著手在吸收猓猓將來恐怕猓猓們都會燒炭而不背鍋巴鹽了。信裏請求鹽礦的主人就近在省城裏用點勢力，叫別人的密燒不成。

不快意的事接連地來著，他剛受過一次挫折，這次又要來試驗自己的「勢力」了。他已經不相信自己再有什麼可靠的勢力存在，那麼，信中的請求對他幾乎近於諷刺，他氣極了。

但是他到底鎮定著自己，問著那個虛怯的老猓猓。

「你家在鹽上幾多時？」

「二十幾年。」

老頭子忽然瞠上眼睛，他想正是二十幾年，自從他經營了鹽礦到現在。這個猓猓夥計想必就是

開天闢地時來的。他感覺得有一點親切。

「你是一輩子幫我格嘞？」他溫和地問。

老獾獾莫明其妙起來，似乎並沒有聽懂，但是他茫然地點了點頭。

「要是我這老頭子——死了格說法？」

這句話來得過於突兀，老獾獾一下子楞住了，他再不敢隨便地點頭，祇直挺挺地站著，像一根木頭一樣。

一些時候以後，老獾獾被趕了出來，他顯得惶惑而失去主張，正像剛從一個兇惡的夢境中走出來一樣。

最後有一次，彷彿時候是傍晚，在暮色蒼茫中，他的神志有點恍惚了，眼前出現一個土丘，正有兩個人揮起鋤頭在挖一個長方形的坑。鋤頭似乎沈重地在起伏著，但卻沒有做出任何一點聲音。他走近去，問著他們為什麼挖地，以及要挖一個怎樣的洞？但是那兩個人並不理睬他，兀自繼續著把黃土塊掘出來，好像不覺察有他這麼一個人站在旁邊似的。

他奇怪極了。一定神間，又什麼都消失，房間裏和院子裏依然是靜悄悄的，什麼動靜都沒有。他疑惑起來，看見了那些，不知道究竟是在一次幻覺中，還是在一個夢境中。但是那兩個人在掘著一個怎樣的坑，他卻恍然大悟了。

從此這個真正老了的人失去支持生命的最後的一點力量，來不及讓人家替他準備什麼，當他還是一個好好的人的時候，有一天，人家忽然發現他死在他的那隻搖椅上，沒有遺囑，關於他的全部產業，當然也是一字不提。

復仇

那一年我生活在一個陌生城市的陰影裏。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，我並沒有聽見礮聲，祇是到處開始著一種未有的慌亂，使人有點驚惶失措，剛巧有人向別處流徙，我就跟著了。我原是沒有什麼主意的，那一段生活就變得很不安定，白天趕著路，到晚上找一家什麼歇店，倒頭便睡，自然我的心緒也會不寧靜的，我彷彿是向一個未可知的方向旅行；路程越來越蠻荒，地勢也越來越高，那就是說，天天在爬著山，而且老是在沒有人煙的山野盤旋，完全不知道那一天纔能夠走到一座可以住下來的平地城。

以後呢，我們走了一百二十天，居然看到一座古老的山城，一座拔海兩千公尺的蠻荒的山城。有房屋，也有街道，也有許多田畝散布在城郊四處，我想總是可以居留下來的，雖然是個陌生地方，而我是一個單身人，還不到二十歲的年紀。

「總算是安慰了。」我想，並且對自己說：「並沒有上當呢，不是嗎？雖然走了四個月，仗還是在打著。我們那邊現在怕更慌亂了，還得天天聽著礮聲。」

我便生活在那個陌生的塵土飛揚的山城中，氣候很好，時常有炎熱的好陽光。可是我並不能生

活得快活。房子很壞，恐怕是一間人家用來堆東西而後來又不堆了的，從前上過鎖，後來因爲有人介紹了我，鎖纔撤掉了，可是陰濕的霉氣始終存在著，高大的房屋完全把我遮在陰影裏。

有一天，我便出去了，我沿著從安南開來的火車的終點站，沿著那道高大的長長圍牆跑著。我整天都是到處流浪著，沒有一點可做的事。我一定是在跑著玩的，沒有人來干涉我，甚至站在街沿上的警察，也不瞥我一眼，炎熱的秋天，街上已經有著高大的桉樹的落葉了，在地面上飛旋著，在空中飄舞著。

秋天了，要不是我在跑著，又該有脆弱的懷鄉感情襲擊我的。我來到西部的高原上，離開海濱的家鄉已經有好幾個省份的距離了。

用麵糊黏貼在牆壁上的報紙被風吹著，發出索索的顫抖，我無意中鑽進了一個人羣，並且在無意中看見了家鄉淪陷的消息。那張薄薄的報紙儘在顫動著，彷彿大礮和坦克車就在報紙後面轟擊著，衝陷著，而我的家鄉就在漫天的烽煙中淪陷了。

我祇看見這樣的消息便退了出來，並且一口氣跑了回去。衝進門，我倒在自己的牀上，沒有了主意。

再也沒有誰能够給我寄錢來了，我想。

他就向我走了過來，走到我的身邊。是這麼簡簡單單的。我發現他，像他發現我一樣。一個人，鼻梁

很底，嘴唇卻很厚，有很粗黑的皮膚，而當他開口向我說話的時候，我看見他的牙齒是完全黑的，發著亮。

「住在此地的就是你嗎？」他說。

「我不認得你。」我疑心他是憑空從屋頂上掉下來的，那一張發霉的臉，叫我害怕。

他沒有說什麼，首先露出滿口黑亮的牙齒乾笑著。

我望著他。在我沒有出去而他也沒有出去的時候，我老愛望著他。自然慢慢地我覺得他還有幾分可親，我祇是厭惡那滿口黑亮的牙齒。

從此我有了一個伴了。他的牀就跟我的擺在一起，擺在同樣悲慘的陰影裏。

他會生活得比我好一點罷。爲著房子太舊太破爛了，他還能從外面帶一捲紙回來，要把房子糊得漂亮一點。

「這是上好的花紙，頂刮刮的花紙，人家拿來裱好房間的。」他得意地說，並且立刻動手糊起來。

「這捲紙是怎麼攪來的？」我看見他開心，追問著他。

「你不管。紙是我拿來的，就算是我們的了。」

「那是你偷來的。」

「也可以說，不過主人家不知道。」

「什麼，你有事了嗎？」我差不多叫出來。我居然不知道他已經找到了職業。他仍然是每天下午出去，深夜回來，但是從什麼時候起他找到了職業，並且能够偷取那上好的花紙，我卻不知道。

「事情不好，沒有辦法。你想，像我們這一點年紀，能做什麼較好的事呢。」

「你是當夥計？」即使是這樣，我也不無有點羨慕。

他點著頭，臉上顯出了牽強的笑。

我的安南朋友從他的家鄉來到這個陌生的山城（他時常叫我去看看那種載他入境的四等敵車，而覺得非常感慨，）爲的是找一個可以養活自己的職業。很久都沒有找到，最後自然是找著了，他雖說並不滿意，但是沒有辦法，也祇好低頭再說。

那是一個法國人開設的咖啡店。想想看，既然離開了那褐色的奴隸的土地，現在又得在一家法國人開設的咖啡店裏當夥計，這該多麼難堪！

我有一個機會去認識他做事的那家咖啡店，當然我是站在門口，徘徊著的，我看見那小店正糊著那種上好的花紙，像我們所有的一樣。有一次，我還看見一個圓胖的外國人，一個像流氓一樣的紳士，抽著雪茄！我想他也許就是我那安南朋友的東家罷。

我問他，那個外國人是不是他的東家。他沒有說什麼，他跟我談著別的。

人總得有正經的事情做纔好，不久，我的同住夥伴搬走了，他不再跟我住在一起了。我們的壞房

子祇糊著一些花紙，本來說是要偷幾塊玻璃來裝在窗上的，這一來也裝不成了。我自己一個人仍然冷冰冰地住在陰影裏。

日子又索然無味了。我覺得寂寞得很。每天，我沿著那道高大的火車站的長牆無目的地跑著，像一個賣晚報的孩子一樣。我的家鄉沒有一點消息，我祇知道家鄉是沒有了，毀在大礮和坦克車底下，而且隱約在那天黏貼在牆壁上的報紙後面。

自從我的同伴搬走以後，我們就簡直不會再會過。我時常走過他做事的那家咖啡店，但是不會看見過他。有一個時候，我幾乎懷疑他已經不在那家店裏做事了。

事實上，他並沒有離開。有一天我恰好經過那家咖啡店的門口，他從裏面匆匆趕出來叫住我，沒有說什麼，祇要我站著等一下，他又恩恩走了進去。很快地他又走了出來，他塞給我一個紙包，揮著手叫我跑開。

我猜不透那是一包什麼東西。回去以後，拆開來纔知道是兩幅繡著花邊的漂亮的窗簾。像花紙一樣，又是上好的東西。這樣的窗簾應該掛在漂亮的房間裏，不用說，他還惦記著我居住的地方，沒有玻璃來裝在窗子上，有兩幅窗簾也算不壞了罷。

我把它們掛了起來。雖然房子很壞，從早上到傍晚都漏不進一絲陽光，永遠是陰森得怕人。

我真想離開那樣的地方，至少希望能够搬一搬房子，後來，我自然就想要找點事做。我的那個同